

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

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

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

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

不能

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

之谓大丈夫



孟子

杨伯峻

杨逢彬

注译

岳麓书社

孟

子

杨伯峻
杨逢彬

注译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 / (战国)孟子著;杨伯峻 杨逢彬注释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00

(古典名著标准读本)

ISBN 7-80665-014-8

I. 孟… II. ①孟…②杨…③杨… III. 孟子 - 译文 IV. B222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60589号

责任编辑 夏剑钦

封面设计 胡 颖

孟 子

杨伯峻 注译
杨逢彬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2000年7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4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8.625

字数:220,000 印数:13,001—19,000

ISBN7-80665-014-8

G·174 定价:12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(厂址:长沙市远大一路马王堆 邮编:410001)

前言

(一)

孟子名轲，邹国（故城在今山东邹县）人。约生于周安王十七年（前 385 年），卒于周赧王十一年（前 304 年）前后。关于他的父母，我们知道得很少。西汉韩婴的《韩诗外传》载有他母亲“断织”、“买东家豚肉”及“不敢去妇”等故事，刘向的《列女传》还载有他母亲“三迁”和“去齐”等故事，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。

孟子出生时，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已去世若干年了。他曾说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把子思、孟轲列为一派，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说他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，是较为合理的。

关于孟子的生平，我们从《孟子》原书考察，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当齐威王之世。他在齐大概不甚得志，连威王所馈兼金百镒都谢绝了（《公孙丑下》）。威王三十年，宋王偃始称王，而且要行仁政（见《滕文公下》，孟子便到了宋国。告戴不胜多荐贤士（《滕文公下》），答戴盈之问（同上），都在这个时期。在孟子看来，宋王偃左右贤人大概不多；既不能使宋王偃为善，孟子也就在接受馈赠七十镒（《公孙丑下》）后离开了。当他留在宋国的时候，滕文公还是太子，因去楚国，道经宋国国都彭城，而两次和孟子相见（《滕文公上》）。不久，孟子回到邹国，和邹穆公的

问答（《梁惠王下》）大概在这个时候。或许由于孟子说话过于率直，引起了穆公的不满，便停止了馈赠，因而使得孟子绝粮（见应劭《风俗通·穷通篇》）。滕定公死了，文公“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”（《滕文公上》）。鲁平公即位，将要使孟子学生乐正克为政（《告子下》），孟子便到了鲁国。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，孟子便有“吾之不遇鲁侯，天也”（《梁惠王下》）的慨叹。滕文公嗣位，孟子便去了滕国。文公“问为国”，又使“毕战问井地”（《滕文公上》）。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，文公害怕，又曾请教孟子（《梁惠王下》）。和许行的信徒陈相的辩论（《滕文公上》）也在这个时候。滕国究竟只是个方不过五十里的小国。孟子很难有所作为，为梁惠王后元十五年，便来到了梁国，这时，他已年近七十了。和梁惠王的问答（《梁惠王上》）应该都在这一时期。第二年，惠王去世，襄王嗣位，孟子和他一相见，印象就很坏（《梁惠王上》）。这时，齐威王已死，宣王嗣位，孟子便由梁来齐。“加齐之卿相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，“出吊于滕”（《公孙丑下》）都在这几年间。宣王五年，齐国伐燕。两年之后，“诸侯将谋救燕”（《梁惠王下》），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，归还重器，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，然后撤兵。可是宣王不听，第二天，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，齐国大败。齐宣王便说“吾甚惭于孟子”（《公孙丑下》），孟子因此辞职。他一方面非常失望，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，主张又不能实现，只得说道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，以其数则过矣，以其时考之则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！”（《公孙丑下》）孟子这时年已七十馀，从此便不再出游，而和“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述仲尼之志，作《孟子》七篇”（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）了。

关于《孟子》的作者，我们认为上面所引的太史公的这段话较为可信。这里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：《孟子》一书的撰写，虽然有“万章之徒”参加，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，而且

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。关于这一点，魏源在《孟子年表考》中有所体会：“又公都子、屋庐子、乐正子、徐子皆不书名，而万章、公孙丑独名，《史记》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，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（咸丘蒙、浩生不害、陈臻等偶见，或亦得预记述之列）。与《论语》成于有子、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，殆同一间，此其可知者。”

太史公只是说“作孟子七篇”；到应劭《风俗通·穷通篇》却说：“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仲尼之意，作书中外十一篇”；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说“孟子十一篇”。赵岐《孟子章句》，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，他说：“又存《外书》四篇——《性善辨》、《文说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为政》——其文不能宏深，不与《内篇》相似，似非《孟子》本真，后世依放而托也。”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而不给它作注，以后读《孟子》的人便不读它，于是逐渐亡佚了。

赵岐又说：“孟子退自齐、梁，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，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。”又说：“《论语》者，五经之鎡鍓，六艺之喉衿也。孟子之书则而象之。”这些话，把《孟子》和《论语》相比，似乎有些道理，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。

《墨子》、《庄子·内篇》、《荀子》都是每篇各有主旨，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。《孟子》却不然，各章的篇幅虽然比《论语》长，但各章间的连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；积章而成篇，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，并无所取义。这都是和《论语》相同，而和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相异的。所以赵岐说《孟子》是拟《论语》而作的。

《论语》既是“五经之鎡鍓，六艺之喉衿”，《孟子》又是“拟圣而作”，那《孟子》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。尽管《汉书·艺文志》把《孟子》放在《诸子略》中，视为子书，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成为辅翼“经书”的“传”。汉文帝将《论语》、《孝

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各置博士。便叫“传记博士”。王充《论衡·对作篇》说：“杨墨之学不乱传义，则《孟子》之传不造。”明明把《孟子》看作传。又如《汉书·刘向传》、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、《说文解字》等书所引《孟子》都称“传曰”。可见把《孟子》和《论语》并列，不是赵岐“一人之私言”，而是两汉人的公论。

到五代时，后蜀主孟昶命母昭裔楷书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十一经刻石，宋太宗又加翻刻，这恐怕是《孟子》列入《经书》的开始。到南宋孝宗的时候，朱熹从《礼记》中取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，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编为《四书》，于是《孟子》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。到明清两朝，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《四书》中选取，而且要“代圣人立言”，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《孟子》读得烂熟了。

(二)

孟子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，依他自己说：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”因之，他极为推崇孔子，他引用孔门弟子宰我、子贡、有若的话，说：“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

《孟子》最后一章，即《尽心下》的第三十八章，提出了尧、舜、汤、文王、孔子。这是儒家“道统”的先声。他把这一章安排在全书之末，是有特殊意义的。孟子以接受孔子传统自居，却不明说，只暗示道：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，百有馀岁，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，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。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

无有乎尔。”

尽管如此，但因时代已相距百年，形势也已发生很大变化，孟子对孔子学说便不能不有所取舍，且有所发展。

首先，孟子和孔子之论“天”稍有不同。“天”的意义，一般有三、四种。一是自然之天，一是义理之天，一是主宰之天，一是命运之天。《孟子》讲“天”，除“天子”“天下”等双音词外，连“天时”，“天位”“天爵”等在内，不过八十多次。其中有自然之天，却没有主宰之天。在《孟子》中还有一种意义比较艰深的“天”，其实也是义理之天，或者意义更深远些，如“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”。（《万章上》）实质上，这种“天”，就是民意。孟子说得明白：“《太誓》曰：‘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’”《孟子》中所谓“天吏”、“天位”、“天职”、“天禄”、“天爵”，都是这种意义；而这种意义，是在《论语》中所没有的。《论语·尧曰篇》有“天禄”一词，和《孟子》“弗与食天禄也”（《万章下》）意义有所不同。《论语》的“天禄”是指帝位，《孟子》的“天禄”是指应该给予贤者的俸禄，依它们的上下文一加比较，便可看出其中的岐异。

孟子也讲“命”，或者“天命”。他说：“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贤役大贤；天下无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强。斯二者，天也。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”（《离娄上》）然而孟子绝不是宿命论者。他对命运的态度是：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；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。尽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”在孟子看来，无论命运有多么巨大的力量，但我还依我的“仁义”而行，不无故送死。只要“尽”我之“道”，死也是“正命”；如果胡作非为，触犯形罚而死，便不是“正命”。

孔子重视祭祀，孟子便不大多讲祭祀。《论语》仅一万二千七百字，“祭”字出现十四次；《孟子》有三万五千三百七十餘字，为《论语》二点七倍强，“祭”字仅出现九次，“祭祀”出现

二次，总共不过十一次，而且都未作主要论题。

第二，孔子讲“仁”，孟子则经常“仁义”并言。孔子重视人的生命，孟子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力。孔子因为周武王以伐纣而得天下，便认为武王的乐舞《武》“尽美矣，未尽善也”（《八佾篇》）。孟子却不如此。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“臣弑其君”，孟子却答道：“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孟子不但主张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（《尽心下》），还主张“贵戚之卿”可以废掉坏君，改立好君。这种思想，是孔子仁的学说的大发展，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
孟子看待君臣间的相互关系也比孔子有所前进。孔子只说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孟子却说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讎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这种思想比后代某些理学家所谓“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”高明而先进不知多少倍！

第三，孟子“道性善”（《滕文公上》），并且说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”“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他还说：“万物皆备于我。”由于这类话，孟子便被某些人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，但这些人并未透彻了解孟子的思想。

我们应该了解，孟子所谓“性善”，其实际意义是人人都可为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

最值得注意的，一是孟子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。他说：“富岁，子弟多赖；凶岁，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尔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二是他承认事物各有客观规律，而且应该依照客观规律办事。他说：“天下之言性也，则

故而已矣。故者，以利为本。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，则无恶于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无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，则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相传禹懂得水性，所以治水能成功。孟子认为一切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，依客观规律办事，便是“行其所无事”而不“凿”。即使天高得无限，星辰远得无涯，只要能推求其“故”（客观规律），就是千年之内的冬至日，也可以在房中推算出来。这种言论，难道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说得出来的吗？

判断唯心还是唯物，只有一个标准，即以思想意识为第一性的，还是以物质为第一性的。孟子只讲人有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，这是仁、义、礼、智的四端。端就是萌芽，也可以说是可能性。说人有某种可能性，并不等于说人有某种思想意识。孟子说“矢人唯恐不伤人，函人唯恐伤人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，这是由于他们职业的缘故，可见不一定人人都是仁人。孟子讲性，还涉及两件事，一曰“食色，性也”（《告子上》），一曰“形色，天性也”（《尽心上》）。求生存和求配偶，不但是人类的本能，也是其他动物的本能。每种动植物，都有各种形体容貌，这都是自然赋予的。因此，孟子的这些话并没有错。

至于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说的是自我修养。这一章之上，另有一章，全文如下：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，是求有益于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无益于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孟子认定仁义道德是“求则得之”、“在我”的东西，而富贵利达是“得之有命”、“在外”的东西。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“万物”，是最大的快乐，是自身本有的仁义道德，既不是主观的虚幻境界，也不是超现实的精神作用。这里谈不上唯心和唯物。

最后，孟子的政治主张，是保守的，有的甚至是倒退的，如

要滕文公行井田制（《滕文公上》），事实上是行不通的。

孟子强调“仁义”，而当时的七大雄国——秦、楚、齐、燕、韩、赵、魏（梁）——只讲富国强兵。孟子说：“故善战者服上刑，连诸侯者次之，辟草莱、任土地者次之。”不知这几项正是当时形势迫使各大国非这样做不可的。赵国有廉颇、赵奢、李牧，便能抵抗侵略；燕国有乐毅，便能收复全国，并深入齐境；齐国有田单，便全部收复失地。纵不侵犯别国，为了保卫自己，没有善战的大将也是不行的。一部《战国策》，讲的基本上是合纵连横之术。要打仗，便得多多联合同盟国家，哪能不“连诸侯”呢？至于开垦土地，发展农业，更是当时富国的最重要途径。商鞅为秦孝公“为田开阡陌封疆”（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），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。司马迁评孟轲“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一点也没冤枉他。

国学基本丛书

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梁惠王章句上.....	(1)
梁惠王章句下	(18)
公孙丑章句上	(40)
公孙丑章句下	(61)
滕文公章句上	(78)
滕文公章句下	(96)
离娄章句上.....	(115)
离娄章句下.....	(134)
万章章句上.....	(153)
万章章句下.....	(171)
告子章句上.....	(188)
告子章句下.....	(206)
尽心章句上.....	(224)
尽心章句下.....	(245)

梁惠王章句上^①

凡七章

孟子见梁惠王^②。王曰：“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^③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？’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？’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？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^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^⑤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^⑥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^⑦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^⑧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(1)

【注释】

①梁惠王章句上：《孟子》的篇名和《论语》一样，不过是摘取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而已。“章句”是汉代经学家、训诂家常用的术语，即分析古书章节句读的意思。在这里，用作训解古书的题名。这里“梁惠王章句上”是东汉赵岐所著《孟子章句》的旧题，他把《孟子》七篇各分为上下两卷，所以这里题为“章句上”。②梁惠王：即魏惠王，名罃，“惠”是他的谥号。前370年即位。前362年，由安邑迁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市），所以又叫梁惠王。他在即位最初二十几年内，使魏国在战国诸雄中最强大，因之第一个自封为王。（楚国自封为王在春秋时，又当别论。）

③亦：只也。④征：取也。⑤弑：以下杀上，以卑杀尊。⑥万乘之国，千乘之国：乘音shèng，兵车的量词。春秋战国时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国家的大小强弱。刘向《战国策序》说战国晚期“万乘之国七，千乘之国

五”。七雄为万乘，宋、卫、中山、东周、西周则为千乘。⑦千乘之家，百乘之家：古代的执政大夫有一定的封邑，拥有这种封邑的大夫叫家。公卿的封邑大，可以出兵车千乘；大夫的封邑小，可以出兵车百乘。⑧饫：音 yàn，饱，满足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晋见梁惠王。惠王说：“老头儿，您不辞千里长途的辛劳而来，是不是将给我国带来利益呢？”孟子答道：“王呀，为什么定要说不呢？只要有仁义就行了。如果王只是说‘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呢？’大夫也说‘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地呢？’那一般士子和老百姓也都会说‘怎样才有利于我自己呢？’这样，上上下下都互相追逐私利，国家便危险了。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，杀掉它的国君的，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；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，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。在一万辆里头，他就拥有一千辆；在一千辆里头，他就拥有一百辆，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说是很多的了。但如果他轻公义，重私利，那不把国君的一切都夺去，他是不会满足的。从没有讲‘仁’的人遗弃父母的，也没有讲‘义’的人怠慢君上的。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说不呢？”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，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①，不日成之②。经始勿亟③，庶民子来④。王在灵囿，麋鹿攸伏⑤，麋鹿濯濯⑥，白鸟鹤鹤⑦，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⑧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⑨：‘时日害丧⑩，予

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（2）

【注释】

①攻：治也，工作也。 ②不日：不到一天。 ③始始勿亟：这是文王所说。亟，急也。 ④子：形容词，像儿子一样。 ⑤麇鹿攸伏：麇音 yōu，母鹿。攸，用同“所”字。 ⑥濯濯：肥而光泽貌。 ⑦鹤鹤：《诗经》写作“鹭鹭”。“鹤”、“鹭”字同源，羽毛洁白貌。说参杨遇夫（树达）先生《积微居小学述林·释雉》。 ⑧於：於音 wū，语首助词，无义。刳音 kē，满也。 ⑨《汤誓》：《尚书》中的一篇，为商汤伐桀誓师之词。 ⑩时日害丧：时，此也。害，同“曷”，何也，何时也。

【译文】

孟子晋见梁惠王。王站在池塘边，一边欣赏着鸟兽，一边说道：“有德行的也享受这种快乐吗？”孟子答道：“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，没有德行的人纵然有这一切，也没法享受。怎么这样说呢？我拿周文王和夏桀的史实作例子来说明吧。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篇》中写道：‘开始筑灵台，经营又经营。大家齐努力，很快就完成。王说不要急，百姓更卖力。王到鹿苑中，母鹿正安逸。母鹿亮又肥，白鸟羽毛洁。王到灵沼上，满池鱼跳跃。’周文王虽然用了百姓的力量来筑高台挖深池，可是百姓高兴这样做，他们管这台做‘灵台’，管这池做‘灵沼’，还高兴那里面有许多麇鹿和鱼鳖。古时候的圣君贤王因为能与老百姓一同快乐，所以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〔夏桀却恰恰相反，百姓诅咒他死，他却自比太阳道，太阳什么时候消灭，我才什么时候死亡。〕《汤誓》中便记载着老百姓的怨歌：‘太阳呀，你什么时候灭亡呢？我宁肯和你一道去死！’老百姓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，纵然有高台深池，奇禽异兽，他又怎么能够独自享受呢？”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^①，尽心焉耳矣^②。河内

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^③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^④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^⑤。填然鼓之^⑥，兵刃既接^⑦，弃甲曳兵而走^⑧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可；直不百步耳^⑨，是亦走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寡人：古代诸侯对下的自称。犹《尚书》之“余一人”，至高无上之意，帝王的自称。②焉耳矣：同“矣”，“焉耳”只起加强语气的作用。

③河内、河东：魏国的河东地，在今山西省安邑县一带；河内地，即黄河北岸土地，在今河南省济源县一带。④加少：减少。⑤请：表敬副词，无具体意义。⑥填然鼓之：填，像声词，音 chēn。然，语尾助词，相当于今天的“地”。填然，即“填填地（响）”。鼓，不及物动词，击鼓。之，语助词，无义。⑦兵：兵器。⑧走：古代，慢慢走叫步，快快走叫趋，跑叫走。这里是逃跑的意思。⑨直：只是，不过。

【译文】

梁惠王〔对孟子〕说：“我对于国家，可算是操心到家了。河内地方遭了灾，我便把那里的一些百姓迁到河东，还把河东的一些粮食运到河内。河东遭了灾也这样对待。考察邻国的政治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我这样替百姓打算的。尽管这样，邻国的百姓并不减少，我的百姓并不增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孟子答道：“王喜欢战争，就请让我用战争来打个比喻吧。战鼓咚咚一响，枪尖刀锋一接触，就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。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停住脚，有的一口气跑了五十步停住脚。那些跑了五十步的战士竟耻笑跑了一百步的战士，〔说他太胆小，〕这怎么样？”王说：“这不行，他只不过没跑到一百步罢了，但他也逃跑了呀。”